



北山小集卷第十八

信安程 俱

碑記

雙林大士碑

梁中大通六年正月婺州烏傷縣民自號雙林樹下
當來解脫善慧大士天中天使其徒奉書詣闕書詞
甚高謂帝國主救世菩薩其言上中下三善以虛懷
不著為上護養衆生為終且言大士誓弘正教普度
群物聞皇帝志善欲來論議武帝異之詔曰善慧欲
度脫衆生解一切纏縛大士行無方所若欲來隨大

士意耳迺以十二月至鍾山明年三月八日至闕下
武帝素聞其神異預勅諸門皆鑰大士及門不得入
以大槌一叩諸門盡開徑入善言殿初大士將入都
持大木槌二人莫測其意至是人謂叩門槌云見謁
者三贊不拜直上三榻對語益玄諧帝為設食食竟
直出鍾山坐定林松樹下詔縣官資給自是名僧勝
士雲集坐下大同元年帝講三慧般若經重雲殿公
卿侍從前集乘輿至悉起迎大士坐如故御史中丞
問狀荅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又與座人辯詰如
響講罷帝賜水火珠二大徑寸以取水火於日月云

貞節堂袁氏鈔本

翼日帝獨延大士壽光殿語夜漏上乃出五年再入都與
帝論息而不減義又說帝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無
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不
懌大清二年三月白衆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
燈供養三寶普度一切弟子哀懼勸請願以身代者
十九人燒指刺耳截心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者
十五人賣身奉供者又二十餘人梁末饑亂大士日
與其徒拾橡粟揉菜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光大
二年冬嵩頭陀死於龍丘巖是日大士心知之集衆
謂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同度衆生去已盡矣我

不得久住於此作還源詩十二章乃於太建元年四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越三日體復柔煖香潔又七日縣令陳鍾耆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取香衆益驚歎遂葬潛印渚松山之隅累甍為床置尸其上大士命也大士姓傳名翕字玄風世農少以漁為業娶妻劉氏後號妙先生二子普建普成大士年二十四方泝漁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語大士曰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大誓度衆生今堯率官居宇故在何當還耶大士不領其言僧令大士盥水中則圓光寶蓋環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語明僧曰吾方以度

貞節堂袁氏鈔本

衆生為急何暇思堯率之樂乎棄漁具從僧至嵩山下雙檣樹間曰此修行地也後即其所建雙林寺云胡僧嵩頭陀也贊曰

衆生與佛非有別善惡癡慧幻中出了知是幻非別幻三千大千一塵許無上堯率正遍知於五濁現衆生相漁河取食資畜養示殺害及諸愚癡一朝照水悟宿因於衆生中現佛相說法如雲遍十方具無礙辯大智海以何因緣現如是欲示衆生與佛等不令著凡聖二見欲令衆生反實際如翻覆手無所得嗚呼廣大天中天其一衆生於無始劫來以愛不捨受

生死是愛由執有我故從是展轉愛諸有大士為是
哀衆生以衆生所甚愛者誓捨身命作供養燔然百
體如薪炭攝諸衆生執我愛誓捨飲食忍飢渴攝諸
饕害私口腹誓捨妻子為傭作攝諸衆生癡眷屬誓
捨田宅受用物攝諸衆生貪盜者乃至佛法亦應捨
無取無著無所受嗚呼慈忍天中天 其二 衆生各具大
神力出入變化無有礙父母所生眼耳鼻乃至意根
無分量悉能遍覺三千界法爾如然不自了為諸業
識之所障大士河濱釋罔罟即現種種諸神變或於
夢中示奇相化攝上慢闡提者光明手中妙香出及

貞節堂袁氏鈔本

遍山野微妙香目淨修廣放光明手行鉢飯饜百衆
或躡身高一由旬寶塔珠珞蓮華地足長三尺紫金
色長大相好翔虛空如是奇妙不可測皆自本際妙
莊嚴非作故現希有事嗚呼自在天中天 其三 過去諸
佛如虛空遍一切處無留礙衆生隨根器廣狹以一
念心各得見如人窺井及穿牖堂室巖谷并墟落乃
至陞高陞四野隨所見空相不同有人獨坐須彌峰
盡見虛空無邊表大士佛前亦如是無一絲毫作眼
障與無量佛不相離一念歷通前後際明善世尊我
昔師松山七年安不動釋迦定光下道場乃至七佛

常現前天龍四衆共圍繞唯釋迦文數顧語云當繼
立大法幢今如維摩金粟尊示居士身作權化又以
掌合大士手光明小大無有別復遣弟子助道化曼
殊普門二化身嗚呼具足天中天其四圓覺一切魔即
佛具一切覺佛即魔大士不捨一切法於實際中大
建立而於夢中現金像謂是魔鬼所變化以杖剖擊
盡無餘乃知大士妙智力摧殄邪見亦如是有世中
王著小法不了聖諦第一義大士為說色像空令趣
如如真實際金剛般若甚深法彼請大士為宣說攝
衣登坐衆傾耳應時撫几即下座座中鳥爪師子王

貞節堂表氏鈔本

知大士說是經竟嗚呼妙摠天中天其五

衢州常山縣重建保安院記

溯江道東盡信安郡郡接荆閩地風氣相薄其山邃
以廉其水清以馭故其氓俗悍以果而其君子耿耿
尚氣敏於事郡之望姓仕族率占山水之勝以居而
浮屠氏之宮亦復相望原谷間其所以依為檀施主
者常存所謂望姓仕族而仕族之廣者曰江氏常山
縣之謝原有僧舍曰保安院蓋江氏之祖侍御公之
所建者自侍御之世滋遠厦屋日隳院之徒皆託處
養私不事其教施施相睨無所愧念諸孫戚之則相

與謀以謂侍御種德不售慶償後人咸克有家用大
比于茲六世苟事之弗嗣其克訓于其德者幾何矧
是院之建實本於義鄉人能道之蓋非徼福以私已
者諸孫其可罷休以沒其德實然昔者棟宇故存而
仆者莫起墊者莫支至于壞且廢信人開士過之如
無覩者徒非其徒故耳今誠得淨修士至而興之宜
無難開化報恩院僧文雅蓋淨修者蓋請以來雅之
以身律衆小大斬斬苗薶垢淪日廟月祭凡六年而
後成基則因故地闢之稍前又益東築草面勢以其
便川谷之宜其祀名則盡去摧腐一備而新大之其

貞節堂袁氏鈔本

象偶其器具咸稱蓋為錢若干萬於是距始建百九
十餘年矣今夫天下之人自王公至匹夫居必廬寒
必衣飢必食凡所以養生絕類者不取之以其力則
以其道也惟浮屠氏不耕不蠶不貿不作安坐放言
而養生之物有須必具而加侈焉世無與之爭者豈
所謂取之以其道者即使其道可尊其法可恃其言
可以明理而化物則其為道也不素餐兮莫大於是
亦何儒釋之分哉苟無是也名其名服其服安享侈
厚而曰我分蓋如是謂之盜釋可也若文雅一為浮
屠終身守其教戒又能作其廢事仰而覩其導師俯

而面其衆自稱曰浮屠氏中心無所忸焉與世之盜道負愧者亦有間矣故余樂為記之侍御諱景房字某仕吳越至侍御史入皇朝為沁水尉有高行為鄉里敬信今開化諸江皆其後也初里人有訟累不得直公貽書吳越執政道其寃事得直里人進金十鎰以謝公笑斥之里人置金去終不得辭則以金買謝原地立保安院云崇寧四年某月日北山程俱記

衢州開化縣雲門院法華閣記

無量衆生共一大覺海中或游或沉等無有二諸無明者如沉水人顛倒墜溺東西踊債所向苦惱有善

貞節堂袁氏鈔本

游者無心於水與汨俱出與齊俱入則此水者是遊戲處安肆快樂無所疑畏惟東方十萬億國土中世界名曰震旦一劫五濁煩惱之聚一切衆生選佛之場何以故是中衆生業力雖厚而其信心堪任大事又如蓮華必於淤泥乃能生植高原陸地不復能生諸煩惱中即大般若一念返照超諸如來是故過去諸佛說妙法蓮華經時光明示現希有如是好城國中乃有千萬億種疑惑衆生耆闍崛山乃有增上慢人退席四衆唯此震旦一切衆生若智若愚聞法華名莫不稽首乃至莊嚴供養捨諸所愛無上慢者豈

非耆闍之四衆不如震旦之衆生也哉衢州開化縣
之北原壽聖雲門院有比丘曰寶聲早受具戒從義
學師指授演說修多羅教晚歸山中於海商所得倭
國金書妙法蓮華經為七寶函莊嚴承事又建寶閣
上有諸佛及大菩薩阿羅漢像旃檀髹采金銀丹堊
繒幡珠網種種莊校以作佛事前榮敞明可布法席
後楹曠深可以宴坐四楯周帀可以經行作於元豐
之辛酉成於紹聖之甲戌後十一年寶聲比丘從里
人程俱說如是事請記以文因隨喜佛事以偈贊云
住音燃燈佛從日月燈明及釋迦牟尼臨入般涅槃

貞節堂袁氏鈔本

安坐說是法大通智勝佛亦於三昧中放無量光明
最後說如是四為法施會滅度僧祇衆如我觀如來
不獨是時說常說是經法未曾有間斷彼十六王子
及萬億菩薩今見在世間處處為法施衆生自盲聾
不見如是事耆闍崛山中授記諸佛子舍利弗迦葉
乃至阿羅漢學無學人等普於人天前付囑當作佛
如我觀釋迦不獨記是等無量無央數五道諸衆生
草木及山河一一授佛記云當決定得阿耨三菩提
衆生自狹劣不信如是事佛子應如是福德無有量
正使十地衆摠持山海辯充滿於大千擬心共思量

無復有是處稽首於一切妙法蓮華經

衢州開化縣靈山寺大藏記

壽聖靈山寺在開化為大僧坊崇寧元年其徒從演
始建轉輪經藏奔走五年勤事而後成下固上壯爽
博宏緻校飾衆具煒奕巖好聖像法籍儼如化成屹
如寶聚邑人程俱來至其所竦仰正竚說偈稱贊演
故具石宇下來請記矣遂以文其碑云其詞曰世界
無盡如虛空是故諸佛亦無盡佛既無盡法亦爾於
諸緣起而出生我觀清淨法門海十方導尊常演說
一一念中一一說如是展轉難思劫正使衆生無數

貞節堂袁氏鈔本

量皆獲三昧聞持藏於此導尊所說法不能共記一
品義設復筆高須彌聚濡以萬億恒河水等三千界
大經卷不能書佛所說法那由他中一少分况此五
千四十卷何異大地一塵末人中師子無畏者於第
一義安不動如斯清淨法門海一言演說盡無餘正
使一切諸衆生皆獲智慧三昧海不能了此一言者
思惟究竟云何說設復毛端滴水盡此諸水滴可知
數乃至微塵悉可知叵思議此甚深法則是五千四
十卷一字一句法無餘我今普願群生類皆獲摩訶
法寶藏真如實際以為地覆以喜捨慈哀字清淨平

等之大輪貫以忍力金剛軸無礙機關極明利運以
解脫神通力菩薩心珠飾其上——常放大智光種
種方便為華鬘妙行繒絲為幡蓋七淨之華以為綱
梵音深妙為寶鈴塗以大願功德香布以覺分齒齒
華護以方等調柔帙百千三昧為實函中有無盡陀
羅尼非生盲人所能覩如我今者如是說所說如幻
說如響若人於此一大教初心回向如來藏是人已
獲無礙智是知諸佛秘密說

杭州於潛縣治平寺重建佛殿記

為蔣尚書作

餘杭之鎮曰天目山唐人作僧舍於其下號天目寺

貞節堂表氏鈔本

自會昌中廢大中復興更唐末五代至皇朝且數百
年歸然常為邑里信人之所依向治平中勅賜名曰
治平世以夏臘主寺事其徒往往游四方叩義學師
指授演說修多羅教或從善知識傳佛心宗自顯南
禪師以來代不絕人宣和庚子盜發新定陷於潛寺
焚有邑豪襁負其母避地走山谷過其門望遺址默
自誓曰使賊平家脫禍當復新此殿云及賊平其家
小大數十人訖無恙明年建大佛殿為佛菩薩大弟
子護法神像壯麗輝絢莊嚴殊特悉如於舊焉吾鄉
鎮江天寧禪鑿長老道潛實受業治平寺蓋所謂從

善知識傳佛心宗者之一也數為余道治平事且求
文以記本末于今三年矣而請愈堅吾聞至人開士
依真而住非可以國土觀一相無相非可以聲色求
不即不離非可以方處攝也又况棟宇之奉象寓之
設哉然於無為中示現有為於不住中宣說常住其
悲智願力所以開度有情者不廢也故昔釋迦文佛
於欲色界中大集群品說法之餘以四天下二十支
提若須彌山頂開華藏殿若震旦漢國那羅耶那以
如是等牟尼聖人往昔住處付屬諸龍又以閻浮提
中四方國土若若遮波羅處若阿跋多山若善安住

貞節堂袁氏鈔本

塔以如是等諸佛羅漢賢聖天人修行住處付屬星
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然則名山佛刹所
以建立扶持者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茲豈偶然
也哉方是寺之存也棟宇象寓屹然如山而惡念人
能以一念使與灰燼散滅及其復也有信心者亦以
一念能使荒穢瓦礫之區化為梵釋之宮師子之座
甚矣一念之不可思議也方一念之作雖有神智莫
得而聞見搏執也然無形而成不疾而速雖無邊如
虛空密用如造化堅固如金剛迅速如毗嵐不若是
烈也一念為善念念續之不唯成一身仁九族而已

擴而濟天下澤百世無難也至於得果成道高可以超三界下可以生梵天為四果為二乘為菩提薩埵為佛世尊極其原初出於一念之微而其所利益成就至於不可勝言者一念為不善念念續之有至於提戈相尋伏尸流血數百千里人畜草木為空一旦敗禍父母妻子相隨就砧几剝割膾醢肉饒鴟鴞狗鼠死入地獄受無量苦經千萬億劫延為畜生出入炮烙剖割之間或為餓鬼飢火所燒支節竅戶猛蹙熾然又千萬億劫極其原亦出於一念之微而流毒之大受報之酷亦至於不可勝言者前日之群盜是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也使橫目之民惟善是念如火傳薪如水趣下而善不可勝用矣一家為善則一家安一鄉為善則一鄉化推而準之天下則鬪狠凌暴之風凶荒疵癘之應何從而育哉是則安樂之土已矣余因潛之請也是告於方來使知一念之微不可不御其不可思議力可使利益及於無邊成就至於佛地而塗之人皆可以勉也營事僧曰可先義交道顯住持僧曰希表邑豪曰徐彥通佛殿費蓋無慮二萬緡云

鎮江府鶴林天寧寺大藏記

稽首正覺尊最勝放光者具足功德聚智海如虛空

善達於一切衆生心心相似無塵垢輪及無所行輪
無示無說中而為說正法不為有蘊故有處及有界
無明至老死故說如是法諸法寂滅說是名無垢輪
譬如大日輪依空而不住無礙無取舍普照無有邊
隨三乘根器宣說無所著非有亦非空非即色離色
非即離涅槃而空無所有是輪無取行利樂於衆生
我觀諸如來所說修多羅乃至未曾有優波提舍等
皆以一言音而說無量義皆以一文宇而顯諸言行
音中本無字字中亦無聲聲不為字故而作種種聲
字不為聲故而現種種字有無玄莊嚴生滅迭成壞

貞節堂袁氏鈔本

然非有無攝亦復無沒生不即是字言而有諸句味
不離是言故而見妙法門如是而出生當處而解脫
一句攝一切無盡入無餘是陀羅尼輪究竟叵思議
諸來四衆等及補持伽羅當觀是藏輪與佛非一異
諸佛無住著轉無上法輪為壞衆生道煩惱苦業三
歷劫如河沙而轉無轉所是輪云何轉雖以風和合
彼彼大神足無體無是性轉處不可得寂轉轉常寂
無以生滅心墮彼顛倒想我以法施已次當述因緣
惟此朱方滅天寧天禪刹長老禪鑿師其名曰道潛
來傳正法眼於刹那婆那牟呼粟多間常轉如是事

游兆敦牂歲紀元曰靖康為利諸有情始作大經藏
無為實相中示現有為法惟旃陀羅衆再入朱方城
如彼波卑椽更來作燒害而此禪鑿老正念得自在
安詳若無見和顏以軟語徐說後世畏摧彼憍慢幢
譬於火聚中而出芬陀利是阿蘭拏處既不隨變滅
巍然法寶藏迄成就莊嚴屹如須彌盧見者歎希有
城中有居士氏名曰程俱清淨三業中流出無盡藏
為記如是事說是諸伽陀為無量衆生回向薩云若

照堂記

有大圓鏡縱廣正等彌十方界乃至微塵數蓮華藏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世界海中一切所有青黃赤白小大長短種種色像
於中示現如水如眼如摩尼珠彼種種者有是色像
而大圓鏡實無種種彼色像者有去來相而大圓鏡
實無去來萬像俱隱寂即是照萬像俱現照即是寂
非作故然無受故所無取捨故無分別故一切衆生
各具如是大圓鏡以業習故事理取捨為自障礙識
塵分別為自蓋纏譬如有人以諸泥塗種種糞垢埋
裹古鏡又復有人以旃檀末和雪山泥裝校鏡面是
二人者垢淨不同其於圓鏡等一蔽塞諸無明者是
糞垢喻諸小法者是香泥喻皆失本來真精妙明有

北山集卷六
一情念墮凡聖邊無復是處諸來佛子採集緣影是
死生本勿認此塵作圓照解刹那刹那森羅現前勿
妄思議亦無斷滅當如我說大圓鏡照崇寧四年六
月庚辰北山程某為謝原山照堂比丘作如是說

安養庵記

河沙刹中有一世界號安養國其國有無量壽如來
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境界皆以七寶裝飾成就廣博
嚴事其國衆生皆是宿具福智化生蓮中住不退地
其國壽命無有邊量一日一夜此土一劫其國六時

貞節堂袁氏鈔本

皆有天樂微妙音聲及雨寶華而共娛樂其國花木
皆是蓮花如車輪大及寶行樹交映周徹其國鳴禽
皆是如來變化所作於一切時演無量義以是種種
希有之事故名安養從是安養國東方過十萬億國
土有世界號曰娑婆諸國土中無數伽藍有一伽藍
曰靈山聚復有精舍号安養庵是中有入衣壞色衣
淨除須髮處乞士衆名曰修意是庵無有七寶嚴事
但有墻壁棟宇山溪丘坎為其境界是庵無有化生
蓮中但有胎卵濕化諸有情類為其衆生是庵無有
無邊壽命但有五十七乃至百歲為其壽限是庵

庵六時無有雨華及諸天樂但於晝夜飡飯食粥撞鐘擊鼓是庵周匝無有寶樹及大蓮華但見山中草木華茂是庵無有變化衆鳥演無量義但聞蟲鳥自鳴自己以是現前種種之事亦名安養是乞士者遊諸國土親事知識得法藏已受用自在還歸北山結庵安居時北山中有一居士適游伽藍至安養庵謂大衆言現前種種如上所說與安養國為一為異若作異見斷佛種子若作同見是魔眷屬安養世界在一切處而一切處非安養國若作斷見彼釋迦文寧為虛語若取法相汝則孤負無量壽尊咄諸男子各

貞節堂表氏鈔本

依位住坐大道場如不信承詣毗耶離城當俟螺請髮梵王為汝解說崇寧五年八月甲子北山程俱記

衢州溪橋記為王八侍郎作

衢之為郡郊邑疆理錯處衆山間大溪貫其中東會溯江入于海其源實出嵒谷畎澗至郡城始大郡西三邑之人輸賦租走期會適市井與行旅之出入荆閩者皆絕溪往來深則抗淺則揭以涉春夏積雨四山之水從地出所謂巖谷畎澗之流與大溪相吞激勢益張怒操舟絕流失毫髮便輒覆溺漂轉漫不見蹤迹人皆病之大觀元年邦人相與謀跨溪為梁哀

其材用於衆越明年春三月梁成凡三十五架其修二百六十步會其費庸為錢四百萬於是負乘扶攜往來不擇晝夜雖大水時至安如平地然有為邦人請於余者曰衢公之故鄉溪橋之功衢之大利也公不書無以示來者俾知始事之勤與溪橋之有無利害也則叙其所以畀刻諸石焉二年夏四月辛巳顯謨閣待制荆湖南路安撫使王渙之記

常山瑞相記

常山縣西馳官道十二里許居人張超飾齋舍道旁以憩往來客其嚴潔如阿蘭若元祐三年十一月十

貞節堂表氏鈔本

五日直齋南壁現觀音菩薩像及種種物相初儻忽莽蒼上久之如水墨然八年四月八日復現齋內壁四十日乃沒凡壁間觀音像一居中最大坐石上見半面合掌疊一足一足下踞蓮華大石立坐後有物挂其上如珠璣如衣帶身光周之上有圓相圓相中樹三比丘二其一合掌立其一拂袖行觀音前獼猴一舉手向蓮華下若欲有所撥者稍前師子一龍鉅細四皆奮擊上騰其二吐雲氣又一龍銜身矯首下顧龍首蛇身者一亦蜿蜒趨上人首而異物一大龍爪足一又稍前壁端袍笏而立者一人錯人物間狀

雲氣者九觀音後菩薩一合掌而立居士二對坐盤
右其一舉手若談話其一若合掌聽稍後師子一花
草株一獼猴在旁舉手若欲摘花者一龍二皆安身
衡行其一印首若欲奮者野人一若持藥草者稍後
壁端菩薩二異處其一若奉物供養他方者其一合
掌立壁之下陬魚五其他脉理屈曲交互如雲如水
者不勝數而下居多紹興四年八月八日又獨現菩
薩像某衢人少走四方間歸省先隴又率舟行未始
瞻敬其下崇寧四年冬客開化縣之靈山寺十二月
縣佐崇仁彭君揮上謁郡治所道張氏齋舍時起已

貞觀堂表氏鈔本

死得其事梗槩持墨臙本歸他日以示某某稽首已
說偈贊曰

葦竹以為幹塗堊飾其外是中無自性復非鏡止水
云何照他方現此勝境界普門天人師法身無有邊
海岫孤絕處久示常住相魚龍共遊戲草木助法音
而此墻壁間照現恐如是得非妙明發直見補陀聚
又豈善逝者斷取彼境界擲過三千刹影落此土中
將非佛神通於一彈指頃化易殊勝境納此墻壁間
是中雖塊陋同一法海空其於照他方正自無障翳
其於納大地亦復無留礙不可思議故法爾亦如然

北山集卷第十八
我作如是觀如幻人說幻

北山小集卷第十八

貞節堂表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信安程 俱

碑記

常州州學獎諭勅碑

皇帝臨御之七年實大觀元年詔班學令于天下教
養之數勸沮之方有目有凡畢協理義簡大如江漢
明信如四時灑灑恢恢咸出天翰於是郡縣百吏奔
走厥職宣達聖志小大不應荒陬絕徼一變鄙魯二
年辟靡會試郡國貢士無慮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
于天子者百四十人而常州得士之多為天下最皇

帝嘉之詔三省亟論功加賞焉十月制下知州事若
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以宣德郎充職如故
於是諸生侈上之賜相與言曰進賢之詔載在令甲
播之天下豈惟一邦寵休凡士與榮焉若具石表刻
明詔列詞其下祇頌上德之萬一與夫勸學報功之
意惟明有孚郡國諸侯僕承不怠師儒之官訓率有
叙惟允惟公迄有成績以飭雅昧於無窮豈不益顯
咸曰唯唯則系以詞曰

惟古有學惟治之原何以宣之德教是宣泮水之詩
有據有游六藝具焉以文厥修秦漢以來倚吏為治

貞節堂表氏鈔本

本之不圖繩其已至天肇神考見道之蹟幹神之機
鼓舞群物作我多士一開其天以溥以摩今三十年
於穆皇帝適廣聖猷淵躍鮪魴山有杞樞聲教溥漸
窮日所照日睨指標萬邦是徇惟邦有常士子之區
雷風所覃不約而趨都試辟雍俊造是羅論定而官
莫與常多皇帝曰都承宣有勞實惟師儒又我俊髦
是達是化以禮以文奉我新書以迄有成惟守暨師
既受上賞天語有嘉四方是仰俾彼宸翰雖在四方
揭之龜趺俾人不忘士之不忘惟上之賜潭潭學區
大烹以飫豈惟養之擇師以教車服稍徒以酬有造

豈惟官之于以旌之顯示萬邦以勸厥來上德之懷
惟稱厥求惟克有為有守有猷多士之修有邦之休
洋洋德音萬世由之

晉故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楊江司
豫徐兗青冀并幽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
事衛將軍太保錄尚書揚州刺史建昌縣
公贈太傅追封廬陵郡公謚文靖謝公碑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
十月陷壽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
督右冠軍將軍玄輔國將軍琰等帥師距之而將衛

貞節堂表氏鈔本

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摠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
肥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
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
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勢張甚上下
懍懍不自保大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
有左衽之憂方是時無疆艱恤實大投於公身而公
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畫
一二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太山用能以八萬
之師殄百萬之寇如石投燬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
祁奚內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勳蕭何舉宗從軍蓋

以杜疑間之萌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為嫌一門
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
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其郡縣人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父諱裒故太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
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
海摠角沈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益以
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丘壑悠然有終焉
之志司徒府揚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
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
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

貞節堂表氏鈔本

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為司馬尋為吳興太守靜一
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
入受顧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摠關中書
事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
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
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
縣公苻堅敗進拜太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
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
宮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

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
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畧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
素志於是詔以公為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
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餘如故置
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
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
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
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尉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
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
日賜東園秘噐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諡

貞節堂袁氏鈔本

曰文靖粵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
錄肥水之勲更封廬陵郡公既窆門生故吏若干人
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
沒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
公性體道與不迎不隨故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
棲遑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託命於
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
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
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桓溫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
軌畢至溫來赴葬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

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
不知所出公既見溫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溫曰
某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
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耳不敢加害
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
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
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
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
誠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
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掇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則有子曰
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為征虜將軍望蔡公孫
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隄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
力能負之其力維何非育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
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
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
幡然赴之不迓不違因理王度不吾不尸有暴如溫
有寇如堅處以設笑大沮以顛覃覃鎬京延首思復
六合垂一斯人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城釋權去位

北山集卷九
盡室以行須此略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
西州之門有乞其壙斯人永懷有教公功公功匪居
惟德之餘東山夷或德風不渝

江氏小山祖墓記

開化縣治開元鄉故常山縣地也縣宇之北有丘墟
隱然域以垣塹族葬其中望之松檟蔚然者江氏之
祖歲鄉之墓也按江氏家譜系出濟陽統之八世孫
曰世源官信安留家不去實始為信安人又五世孫
歲鄉等五喪葬常山縣開化鄉之萬歲里小山村其
地四十畝則此墓是也繇始葬及今十六世子孫益

貞節堂表氏鈔本

蕃屬益遠又散處郊邑或仕或游藉令歸且處歲時
祭掃上不過四世而已小山墓地既廣近族之貧者
往往寓着其間歲且久因以為己產稍斥賣之又四
域之外耕藝者相接歲攘日蹙莫之誰何大觀三年
鄉豪汪氏遂欲葬墓域中縣又取西北隅地御名丞
舍會諸孫之官學者皆在里中大駭且懼則相與懇
于縣未得直乃出康定皇祐二牒以為證其一太常
少卿鈞任兩浙轉運使日具墓地界俾宗子廼等主
之歲一補治垣墻則宗司白宗長凡宗人共其事其
一尚書郎鉞以鄰人之侵其地也言於縣縣按所侵

地歸之俾宗人祐主之既出二牒爭者語塞縣即日
徙丞舍凡違法之契盡毀之於是子孫乃始周域其
地為垣墻稍樹松檟揭其所曰江氏皇祖之墓然不
能四十畝矣余友仲嘉慶既與其族父兄子弟事其
事它日一二語余且曰余懼來日之無窮也事寢遠
於石揭之墓道然非文不傳也莫如子能余曰古人
而寢忘則其不為前日之版敗者幾希余將列其事
以謂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王制禮必以遠近戚疏
為之節凡祖子孫上下不能十世而服則五等而已
蓋先王所以教天下之中其制不得不然也先王之

貞節堂表氏鈔本

制則有節而人之恩性顧豈有量哉今而以世觀之
則雖近而已疏即吾身以推之則雖遠而益恩是何
言也且吾之生者為子子之孫為曾孫曾孫之曾孫
則已不能名矣夫吾之委蛻適數世耳而遂至於不
知何人豈非雖近而已疏乎夫安得不悲然今吾視
聽食息於是者父母之遺體也求生之所自生則由
祖而上百世可也使人而無祖則乃今安得視聽食
息於是者哉以是推之豈非雖遠而益恩乎夫安得
不思思且悲則其惓惓不忘於心者豈有窮耶然則
制雖有遠近戚疏而恩性則有至於不能忘者何可

奪也且江氏小山之祖至太常府君十三世至仲嘉
又四世矣而其族父兄子弟不忍其墓地之不除而
途人皆得以攘蹙鋤刈也相與出力而營之以為庶
幾神靈之復安而後世知所本也豈非所謂中有不
能忘者故耶今子碣於是俾後之人過是者知敬戒
豈唯江氏之子孫人孰不生且死也思所以奉祖先
訓子孫保墳墓者人情均也繇是而思之則雖已暴
之骨無名之丘有不忍易而戕之者矣其為利顧不
博哉然則余其敢愛荒陋之文而無以成子之善也
四年四月壬午北原程俱記

貞節堂袁氏鈔本

常州新修市易務壁記

熙寧中始置市易務於通邑要郡常州以編氓居十
數間粗更門戶墻壁榜為市易務及今垂四十年不
知先為編氓居又幾何年中間再廢益不治棟宇故
庳隘歲加摧腐每大風雨岌岌將遂顛壓規制又甚
淺劣平旦側肩庭中無所旋足吏坐兩壁間與之爭
席按察時至門不容車蓋率步以入余初至謀撤其
甚者而新之則會凡匠事之材用上郡為錢十二萬
有畸凡再裁損乃上使者使檄下郡又再裁損曾為
錢八萬六千時久闕常平使者又八月會提點刑獄

盛公兼行常平事則具狀走其府又以記道不可已之故即日檄下予錢先是以書與所會之材抵張渚鎮官田渚與江南接多山水大竹幸為我期於市取足焉錢至則取之又以告埏埴者畢具又移晉陵武進鳩衆工蓋檄下十日而庀工即事二十五日而完木之工二百八十竹之工百有九瓴甍之工百三十塗飾之工百五十凡為工六百六十有九募於市者十之一晉陵之所集者十之九其畚除運負之工又四百五十有畸以負重出納食其力於務者七夫與警守之卒供其事警守故十卒前十日兵馬司取其

貞節堂表氏鈔本

三其所留大抵軍營小兒占又籍而名廩帛耳其為力不足以半一夫是三十日間率寅入酉出公察其勤惰時其難易而均督之暮休而賦其直不容吏下隱刻故其赴功也力材審其良窳因其舊新而材用之下至竹頭木附無棄物凡為屋十五間堂三楹極高故屋五尺挾以二舍引以二廡惟稱廡舍為庫六其題曰懋遷有無化居門高三仞庭倍前日其為址盡是無餘隙矣深不能八丈前官道後人居廣不能十丈左右皆人居故技止於此它日使嘗見故區者視之則固以為廣廈為難能矣如其不然以為陋可

也昔叔孫婁羈於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君子紀之况任其事食其祿而為三年淹者其可鄙其居而苟於事哉且乘田委吏聖人之所不忍余何敢苟然余賤有司也出納貿遷之為職若其市材供事鳩工董役則故有任其事者非吾任也余不忍坐視越尊俎而代庖是亦忝多事矣厥既訖工則誌本末刻諸石而材用工役之事加詳焉蓋使來者知余之勤且艱如此而其所建立止如此余不負市吏而市吏負余亦足歎也大觀二年八月十五日信安程俱書

漫堂記

貞節堂袁氏鈔本

大觀中朝廷斥地益廣顧輿地圖有所未載而舊志又或遺牾廼選士寓直三館作書如九丘傳子冲益在其間不數月以人言罷去又二年財得蘄縣令明年春余西赴調道汴上迂行百里過冲益於蘄道舊故樂也冲益故時嗜書好為詞章喜設笑議論忼慨羞薄俗吏事雅意甚高余至蘄觀冲益所設施大抵合繩墨晨坐聽事與邑叵論決是非曲直無倦色日未昃庭無留人冲益始至會臨渙令有臯郡檄兩易之至是始還蘄臨渙人追之不釋蘄之人道擁其車以歸余至都城數月冲益書來曰叢尔邑令與人既

相安矣日多暇焉前日所治舍將以為燕息之地者苟完矣因漫名之曰漫堂子為我漫記之余惟天下之事小足以觀大蘄臨渙雖不能萬戶而冲益為之其効已如彼冲益之為吏不漫也夫祿足以仁其九族問其位則世所謂君子者也然事至則漫不省曰聊尔聊尔安用察察為哉如是而為漫可乎若曰外物不可必力不勝命久矣古有窮機械蹈汙嶮汲汲而圖之者吾於此漫焉則雖邑陋於蘄執於此漫焉早於為縣猶不感也則其去道山入阡陌捨紬繹討論之樂而勞神明於簡書榜楚之間無往而非漫者

貞節堂表氏鈔本

又奚欣感於其間哉冲益名諒友蒲陽人襟度明曠識趣不凡近亦以是數竒云

衢州開化縣新學記

開化縣學故在縣治之西其址不能五畝旁無墻地右倚山足因高接廡以布講席大成之殿顧在平地齋宇趣完未中程度自初御祀迄今更十數令顧地勢不能復廣莫能易而大之今縣令李侯旬視學區退則大懼以為自大觀學法行天下西被氏羗南踰牂牁嶺海萬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為郡縣置學官師弟子絃誦之聲相聞三尺之童不談天人之道

詠頌功德以志榮名取顯仕者興臺樵牧知笑之令
開化雖小邑僻在山谷間當勾吳之窮處然在輿圖
尚為次近地奉詔令蒙教養猶轍下也縣之造士秀
人歲不絕於賢能之書又今天下賓興士群至于王
廷與備官使於中外者必自縣學始則學法之行緊
鄉縣為根本顧不重哉而縣學舍乃不稱縣令安所
逃責則相方繩址得縣南臨溪爽塏之地而營之迺
狀其事請於郡郡言上使者得錢四十萬取人屋之
籍於官者十四間益以故學之材與亭觀之廢無用
者厥既歲事工赴徒功如治私舍邑豪里氓亦底其

貞節堂表氏鈔本

力蓋不三旬而衆工釋用高門有嚴面執端邃廟象
宏顯巍然有臨命教之堂師長之舍周廬廣庶若承
若翼基堅材良皆倍於故士氣舒豫雖雖洋洋行道
之人過者衽軼於是李侯走書與圖至吳下以抵俱
曰開化子之鄉邑也新學成宜有文以記歲月固願
以請而衆亦以為子宜俱生晚不及熙寧元豐之初
以與諸生齒今茲壯且老顧以飢寒走四方而學校
益隆又不得預養士數以相與燕間揖遜於其間今
得託詞新學以紀侯之績其又何辭若夫道學之序
飭勵之端所以開示於方來者則學法粲然皆

聖上所建立也又辟雍獎諭之書八行之碑與凡詔
札具在俱不敏勉記新學之成云李侯名光會稽人
好古強志起諸生為吏而所立皆不苟奉法愛人文
檄不妄下廬里懷之新學之成實政和五年八月甲
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岱岳觀程某記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新移公宇記

政和四年冬詔復置四輔郡潁昌府領南輔都總管
於是京西北路常平使者言常平司故治潁昌今潁
昌隸畿內當徙治所部州惟蔡大州處一路中道理
徑易於督察報應便且近徙省勞費敢以請奏可時

貞節堂表氏鈔本

朝奉郎信安侯實提舉常平事明年奏下則於蔡
城東南隅得官地若干畝夏六月興土功冬十月畢
塗護為屋二百八十六間吏舍居十三又明年余侯
以書屬某記某惟余侯信厚敏明自試吏至為御史
部使者其為政循理而行奉法度惟謹不為赫赫名
然所歷有實績可紀無事於斯記也辭不聽某惟古
建官列為公卿大夫士其棟宇車服器用之文皆有
等衰存焉貴與賤亦各安其所當得而無忤怨於其
間故雖大啓尔宇山川土田而不為泰一堂五畝還
廬以桑而不為偪彼誠知建官所以待天下之賢能

非以私天下之賢能也凡以為國與人而已所謂公卿大夫士其職非惠人則又人其克有祿位非有功於國則有勞於國者也其任大其享大亦宜惟外使者常平專以惠人為本人為重使者因以重蓋常平之職掌常平免役之政令謹視歲之早晚豐儉以頒歛出納而調萬人之難阮周咨川原山澤之利害以阜人財任土事通泉府之貨賄以平節賈祿庶人之在官者以紓人力凡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受食焉共其養生送終之具其凡有二曰常平之法取於人者以予人免役之法取於人者以治人是法也更元豐紹

貞節堂袁氏鈔本

聖至於今茲蓋三聖人而後備一以惠人而已其維持衍繹繫使者是賴其守金穀如制閫外其稱豐荒如持權衡其急民隱如拯焚溺是能守我三聖人之良法以宣上澤於一路則所謂惠又人與勞於國者使者有焉夫如是居則廣夏跨閭里出則車馬先原隰以奔走八州五十縣之人蓋亦未為泰已然則經度之勤棟宇之壯無足為余侯記而獨喜余侯之有以稱也又安得不書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記

寓齋記

客有至寓齋而歎曰夫以介然之形措之天地之間

不百年寓耳於一寓中而暫寓於東南西北之遊者
又幾何耶是齋之士其又寓暫寓於其間者乎程子
曰何特此耳天氣之積者地塊之積者寓於空而已
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又寓於二物而已請觀子之一
形寓視於目寓聽於耳寓聲於口寓神於此百骸五
藏之間是則子之所謂介然之形者蓋有寓之者焉
不有寓之者是則糞壤濡沫而已矣子於此而求之
又有不寓者存而天地萬物之所以寓者也晉陵錢
定國顯道尉吳江予名其燕處曰寓齋定國蓋嘗聞
道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某記

貞節堂袁氏鈔本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故在寺之東
序自天聖以來再成再毀未有繼而興之者紹興二
年管内僧正妙空大師用良始募檀施益以私財作
菩薩像又作大閣覆之捨故址而建於大佛殿之後
用良淳質無玷誠諦不欺焚誦之餘刻意炎黃之書
盧倉張華之說施利之人僅支四事則舉以為棟宇
像設莊嚴佛事之資言行既孚有募必應像閣既建
又作齋堂四楹左右眎分若承若翼蓋八年而後衆
工釋用厥既塗艘大集四衆共作佛事以慶其成州

人士女奔走歸嚮禮拜旋遶歡喜讚歎無有窮盡時
北山居士養疾郡郊聞此勝會輿掖至前仰瞻聖像
如紫金聚周顧樓閣如化人宮竦踊欽歎說偈稱贊
於是用良請叙載歲月并刻之石則為之記俾來者
有考焉庶幾清淨有四衆若族姓理家若粟帖婆若
摩納婆等觀相生善即色悟空了知大士無礙神通
不可思議與此比丘所成就事及一切衆生不思議
力無二無別性相等空則其為利益又豈有量數哉

贊曰

稽首普門大名稱救護衆生苦厄者大悲願力深如

貞節堂袁氏鈔本

海無刹不現無邊身過去正法明如來菩提薩埵示
權化於一身心現千手隨緣赴難靡不周於一身心
現千眼光明普照河沙界如百千燈同一光互融涉
入不留礙亦如洪鐘與空谷呼之則應叩彌出洪纖
徐疾非思量而常在在實無在當知通身是手眼無
我無作無受者如是觀音妙智力衆生平等無差別
百千即一照常如一即百千用常寂燦迦羅心無動
轉母陀羅臂如虛空湛然寂處起慈悲繁興用處那
伽定觀身實相即菩提一一剎塵觀自在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北山集十九

貞節堂袁氏鈔本

